二林居集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敘

陰騭文集註敘

稽古聖王繼天出治。凡舉大事決大疑必歸命于帝。書稱帝賚良弼。詩稱帝謂文王。蓋德合乎天者帝實馮焉。其理自然非意之也。道家言天之上有京有闕。帝居其中。而日月星辰五嶽四瀆之神。皆統于帝。各以功德之大小為位次。遞相聯屬。主察人間善惡。加賞罰焉。佛經言天。與道家略等。其與詩書所陳吉凶禍福之指。鬼神之說。無弗合也。乃者九黎亂德民神雜擾。舜用命官。絕地天通。俾上下有常。毋相侵瀆。然而

禱祀之儀自內達外卜筮之用由夏及周神道設教初未嘗有少異也吾讀文昌化書致文昌一十七世事大要不離乎忠孝兩端故能現天神身交修儒釋終得證位九天承佛授記普運慈悲化度一切飛鸞之教遂播人間今所傳陰騭文其訓世之辭也烏呼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後先述作所不容自已者惟此與人爲善之心而已是心何心即天之所以爲天之心也是故聖人在人則善一世以善萬世人道無終窮聖人與人爲善之心與之無終窮聖人在天則善萬世以至于萬萬世天道無始終聖人與人爲善之心與之無始終大哉聖人與人爲善之心其能彌綸天人而無閒者乎或者疑文昌一十七世事不甚顯于世聖如孔子而其迹未

聞顯于天何也應之曰聖人者有冥權焉有顯權焉有已入正位湛然常寂者焉有分身應化者焉其冥也其顯也其寂也其應也一與人爲善之心而已文昌之迹冥于人顯于天其在人則爲冥權在天則爲顯權耶孔子之迹顯于人冥于天其在人則爲顯權在天則爲冥權耶抑孔子已入正位其湛然常寂者耶文昌則護持三教其分身應化者耶冥顯一心寂應一善也夫寧有異焉注陰隲文者多矣潘子守愚承其尊先生命節取諸家之要爲書刻以行世屬予爲之敘予不能贊一辭獨有見于天人之故而懼人之疑而不信也故爲之說如此

質神錄敘

聖人之道不傳而天人之路塞上帝憫焉于是乎徧救羣眞飛鸞開化而文昌元皇當有宋之季始演化書述孝經陰隲文導諸學者以事天之實其後三百餘年當我
朝康熙中而玉局大夫杜黄兩先生復奉元皇命作心懺述講習錄大闡洙泗濂雒之宗其于天人相與之故言之盡矣書曰顧諟天之明命詩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古之人惟灼知人性之本然上下同流充周無間苟造次顛沛一有怠忽即已叛乎天而淪于異類故兢兢皇皇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若此其愼也後之學者不能致察于此狃于積習横生是非妄疑天道謂荒遠難詳與怪隱同屏其不爲無忌憚之小人者幾矣惟我　曾王父以孝弟之德通于神明遂能上啟帝

心用章至化俾天道變而復明聖學絕而復續善者知勸惡者知懲其因緣之數乎斯人者至深且廣矣顧心懺一書久行于世而講習錄尚未獲流通其它訓辭及諸詩文頗多散佚紹升乃重加裒蕞次其年月勒成一編名之曰質神錄記不云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是所謂誠也是神之所以爲神也神之所以爲神即人之所以爲人也故能盡乎其人者斯可以交乎神矣是所謂質也讀是書者其亦反之于不見不聞之地而求所以自盡焉微幽明貫上下一誠之不可揜而已矣可不務哉友人李生鍾蕚篤信是書將刊板行世紹升爲助而成之而標其大義如此

南昀先生文錄敘

曾大父南昀先生文稾十二卷出自門生王編修昔生所手輯讀者畏其繁重多不能卒業覩儒門法語之刻單詞片言鍼膏肓起痼疾者固有殊焉伏念　先生平昔不以文章自名然其肩荷正學扶植人倫中誠所結流于謦欬如雷奮地而萌生畢達如風鼓籥而薪火自然往往能沁人心脾而激發其志氣苟善讀之一作儒門法語觀可也謹依　先生湯子節要之例錄其言之切于學者別裁是編其間或刪或略多與汪生縉羅生有高共之譬之登山而采玉入海而求珠誠得寶焉雖一握可矣奚煩滿藏乎

南昀先生詩錄敘

南昀先生詩已刻者二十餘卷自己巳以前丙申以後向有

鈔本留篋中今共錄三百餘首先生嘗自題其詩曰誠意所發詞無虛假諒哉世之言詩者多宗唐人又往往以緣情爲本予觀自昔諸儒若宋之明道康節晦庵明之陽明白沙念庵其所爲詩一自道其身心切近之圖淡造自得之故初未嘗求工于章句閒然而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能使讀者欲心平躁心釋蓋古樂之用在焉非淫于鄭衛者所能心知其意也　先生詩出入諸儒亦兼取唐人之律故其爲言質而腴婉而至撥之不竆咀之愈永羅生有高以爲昭代詩人殆無其偶世不乏審音君子其必以羅生爲知言也夫

南畇先生遺書後敘

烏呼道之歧出不統久矣宋之世宋與陸分涂明之世王與

雖異轍爲其徒者各峻城塹操戈戟伐異黨同至今而未已譬如父子兄弟散處異國倉猝遇于疆場之閒以音聲面貌之不相識雠然力鬭爭而不知其本一祖之系也當明之季爲朱子之學者有梁谿高子高子之學由悟而入故能兼通王子之說其論學本末先後不悖于古經雖王子復生當無以易之也至于我

朝夏峯孫子睢陽湯子始有志于徹兩家之樊觀其會通上溯孔門並行不悖之恉而于時有當湖陸子者出復以排擊王學爲功又因王子而並辠高子自是王學旣𣪁而爲朱學者亦日陋夫朱子未嘗離德性道問學也而後之道問學者諱言德性矣朱子未嘗不以虛靈不昧爲心也而後之言心

者且以虛靈爲大戒矣夫不虛不靈昏且塞矣德性之不知而徒問學之務以是名朱子之學豈不陋哉　曾大父南昀先生平生服膺高子之學由高子上溯朱王達于孔氏旣有以得其宗會其極矣病世之託朱學攻王子者譁陸子之說日出不休也于是著陽明釋毀錄至公儋荷之勇進修之密具見于密證錄詩歌雜文中然後朱子之學至是益明而王子之學賴以不墜勤勤乎蓋孫湯之繼與紹升幸承餘緒敬與同學友汪縉參訂遺書取其言之尤切者彙爲一編以諗同好學者誠能取是編反求諸身而近思焉則紛紛異同之論將有不暇計者矣

秋陽閣詩錄敘

昔吾夫子讀鴟鴞烝民之詩而歎為知道它日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嘗伏讀而揣之矣思者學者所由以知道也無邪者所由修道以至夫道也道之在人愚夫愚婦可以與知康衢擊壤之变耕稼陶漁之侶一言一行之善雖堯舜大聖不能有加于彼焉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是則詩三百篇美刺不同而為道之所寓一也然在作者情動言形而仁者見仁矣智者見智矣百姓則日用而不知矣是以獨于二詩發歎焉誠難之也予往讀漢魏晉唐人詩以是為詩人之詩爾矣已而讀康節白沙兩先生詩進而讀濂谿明道諸先生詩穆然私念曰斯吾夫子所稱知道者與何其思之至正也蓋去夫子删詩之世千有餘年而

乃一遇諸先生其不難乎其不難乎于是錄而集之凡十有二人詩凡三百九十餘首題曰秋陽閣詩錄時時讀之以鏡吾思

顧亭林先生餘集敘

予年十六以應童子試至崑山仲兄自家來視予一日偕予游于市見鈔本亭林集一帙兄售而得之以授予予閱其文中多點竄蓋先生所手定既以刻本校之其十餘篇皆佚不著錄蓋編集時門人所削去者也然先生生平忠孝大節實具于此爰重錄而敘之曰文之至者必根于天性古之人全忠孝之實以成其身外感于所遇以成其行明而為日月經而為雷霆流而為江湖其氣充乎天地故天地之氣之所之

卽莫非其氣之所之也其有不容已于言以宣其忠孝之實而其言亦遂與天地之氣上下同流亙古今不息唐虞三代禹咎繇益稷之謨伊周之訓誥大小雅正變之詩尚矣下此屈原賈生劉子政諸葛孔明陸敬輿劉去華陳同甫文宋瑞鄭所南諸公之書其生平未必其求工于言不過道其意中所欲言而後之人誦其言往往感憤涕流若生當其時身其憂患者蓋忠孝之實無閒于人人諸公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豈一人一世之事哉亭林先生閎代通儒有扶世立教之志生逢季世無所發抒孤忠磊磊至老不變其所爲文至于家國存亾之際忼慨傷懷或揚聲哀號或幽憂歔泣以視屈原賈生諸公時遇不同同一天性激發而已矣先生嘗受

官唐王時見于文故編集者不能無隱避然伏觀明史凡明臣之自靖于諸王者皆大書而褒之我朝教忠之意至深遠矣彼區區務爲隱諱者豈足以識大公至正之道烝民共秉之性萬古臣子之坊而謬執爲一人一世之私也其不固矣乎傳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又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則是十餘篇書不患其不傳是十餘篇者傳而後先生扶世立教之志得大白而無憾則先生之言雖不獲效于當時其有功于後世何如也

望谿逸稾敘

予少讀望谿方先生文服其篤于倫理有中心憯怛之誠以爲非它文士所能及其所書明季諸公逸事發微闡幽生氣

全涌尤足使頑廉而懦立也方先生集生時所手定其後續有增刻益都李素伯得逸稾五篇書康熙閒諸公逸事皆前刻所未具自京師寄予予讀之因以見諸公之本末焉方先生與諸公同朝其事聞見確然獨視湯公差後耳其所書事蹟不獨數公之進退而已實有關于陰陽消長之幾民生休戚之故不可以無傳也烏呼以諸公名德卓然又遭逢盛時岌可久安其位而僉壬者百計沮之必欲置之死地卽幸而自全亦幾經阸陧矣彼豈獨無人心哉此大學終篇所由深惡夫娼嫉者流而古來高志之士寧伏死蓬蓽之閒不出也

秋潭漁者詞敘

予年二十餘獲交于鄉先輩鷺魚磵樵樵少以詩名既耄詩

益淸絕泠泠然山水之音也樵嘗與秋潭漁者游因爲予道漁者之爲人予愛樵詩從而慕漁者有年矣樵老不治生所好獨詩閒與之言它弗省也無何樵歿有一子相繼殂謝而樵之詩亦零落盡矣歐陽子云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者可悲也然惟樵哉居數年予適西郊偶與漁者遇漁者出所爲詞示予且云行將息心求出世法予喜而心識之閱一年漁者過予理前語而屬予敘其詞予覩漁者之自敘醉檑亭詩其意固已遠矣予何以加諸而還念逝者獨不能以無慨然也樵繆姓嗣寅其名漁者朱翁適庭卬也

四子詩錄敘

予年十八九始學爲詩讀漢魏以來諸作者詩樂之爲之按

其音聲窮其體態夜以繼日于己所作必求如是焉而後止既而年益大漸不暇爲詩暇則取古人之詩如己意所欲言者讀之不知古人之非己也不知己之非古人也其于朋好閒亦然朋好閒爲詩者多矣而吾尤樂大紳家三臺山與吾宗秋士先生之作每手錄其詩與己所作者雜置卷帙中讀之不知四子之非己也不知己之非四子也然而四子之詩亦各有其趣矣家三之詩溫讀之者于春宜臺山之詩雄讀之者于夏宜大紳之詩曠讀之者于秋宜秋士之詩某讀之者于冬宜有是四子詩而于我以四時之樂其亦可優游以卒歲矣予既不暇爲詩又不忍棄前之作因自訂其詩爲秋陽閣詩草共三卷四子者嘗讀而樂之復編四子詩別爲四

卷題之曰四子詩錄樂吾之樂所以樂四子之樂也

心太平居詩敘

郇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夫中之爲言謂其不過乎物者也其樞紐乎造化者爲天載其著于人心者爲天倪其流行于日用閒者爲天則求有以止之莫先于自平其心矣其心平則其流而爲聲未有不肖其本而出之者斯止之說也而昌黎韓氏之言異是曰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歷稽古之能言者而以咎繇伊尹周公尹吉甫孔子之徒當之此數聖賢人者豈猶有不得其平者哉頌周公者曰德音不瑕而吉甫之自道曰穆如淸風其有以止之矣吾鄉沈立方先生學古人之道旣自得之于心安于所遇不顧乎外閒發而爲詩不

限聲律不立厓岸欣欣然無弗足也肫肫然無弗與也先生嘗自題其居曰心太平居由乎先生之道夫安往而不太平也與先生嘗命紹升論次其詩既受而卒業怳然有會于鄃氏之指因推其說而敘之俾世之誦先生詩者有以知先生所止焉

二林居經義敘

予嘗夢為老師攤臯比闡羲文周孔之教環而聽者百千人莫不心開意得也予樂之又夢為衲子趺坐空山幽澗時鳴輪珠徐轉六根蕭寂五蘊廓然予又樂之居閒無事偶為經義積二十餘首覆觀之時似老師說法侃侃如也時復似空山趺坐泊如也曠如也二者之夢其不相謀矣然予之樂豈

有閒哉世有知予者謂之說夢焉可也謂之自道其樂焉亦可也

二林居制義第二敘

歲在上章困敦季秋之月知歸子臥疾于秋陽閣始病熱已而氣逆上四支厥腹滿醫家多言不可治知歸子適然安之及過長至病少閒偶檢閣有明諸先輩四書文于鄭氏謙止自訂稾孰復之不厭爲題詩曰寂寞空山奏九韶微風脫葉木蕭蕭三閭哀怨龍門憤總向維摩默處消鄭氏選一代文尤心折者爲鄧氏定宇楊氏復所因取二家文覆觀之題鄧稾曰識得昭文不鼓琴寒崖古木證同心一聲鐘動知何處山自高高水自深題楊稾曰雲淨長空見月圓焚香點筆獨

超然冥豁半偈通心法直向尼山一假年不覺興之所至自為文二十餘篇而病且脫然矣所為文大抵得之枕上為多次則趺坐之餘用遣昏散而已錄貽汪子大紳為論定者十八九因增入前刻合為一編

二林居制義弟三敘

予成童之歲應小試為制義守場屋文一稿而已已而補諸生登鄉會榜顧視其所為文未嘗不內愧汗沾衣也年二十四始發憤讀宋明諸老先生論學書因以上窺孔曾思孟之指久之而恍然有見焉偶作講義與儕輩相切劘歸于反己內修求自得于心未暇以為文也年三十以省覲入京舟中偶為制義得十餘篇于四子書頗有所發明歸而質諸汪子

大紳爲法其不合于文體者芟焉汪子因爲予論有明諸先輩文之辰別予問而心動始取荆川思泉諸子文讀之因是以窺成化宏治閒作者始得其體焉繼而會其神與脈焉夫體麗于實而神與脈妙于虛實者易見虛者難尋易見者可以學問求而難尋者必由乎心悟也已而讀鄧定宇楊復所鄭謙止諸先生文其體遞變而不離其宗其悟解之微神理之密往往有前輩所未及其實也其虛也一以自得爲其本豈直文而已哉予之究心于是者又十餘年合前後所作共得五十餘篇其于諸先輩爲文之指有當乎抑其無當乎要之審虛實之機反其所不足不徒恃學問以爲能則亦近今所自得也彙而存之亦聊以釋少時之愧云爾

張永夫遺稾敘

昔朱子論詩謂韋蘇州詩自在氣象近道又言作詩須從陶柳入不如是無以發蕭疏沖淡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夫三子者之爲詩亦詩家之一體耳而朱子之偁之如此何邪孔門論道曰淡而不猒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蓋不忮不求淡矣不忮不求淡而不猒矣何用不臧淡之成也是故値所遇而淡焉遇不得而變之也接于物而淡焉物不得而蕩之也夫如是其于道也不庶幾矣乎吾鄉前輩張永夫先生隱于靈巖山麓食貧厲節未嘗有戚戚之容其爲詩發原于陶而沿于韋柳有神解焉不第蹈其詞而已也先生旣沒沈文愨公撰別裁集旣登其詩章子光重得其全稾復錄爲二卷刻

行之屬予爲之敘先生之友徐君龍友嘗推先生爲古狷者予覩先生詩多吟風弄月之趣而惜先生之生去朱子闊遠不得朱子論其詩又不得從朱子游發歌聲于武夷九曲之中而暢其春風沂水之樂而以詩人老也于先生詩僭端說淡字焉

問心編敘

角直同仁局爲施棺會積二十年會其出入之數刻問心編屬予爲之敘予閱而善之曰烏呼心之爲量無匡而人之善用其心者其力蓋無所不至是局之始以一二人之力而被其澤者且從此無終窮焉然則人之不用其心而委于力之不足者其亦不自問其心者矣吾蘇自邇年以來施衣施棺

施藥葬死放生諸局相望于郊鄙蓋畢推是心也以往迓大休集諸福與一世之人共享太平偕游海內外億萬斯年永無水旱疾疫之苦其必自吾蘇翁之倡也讀是編者其亦還而問其心焉可乎

美成編敘

予從姊夫尤君士莪自唯亭遷于府治之城與予家隔水居予方倡里人醵金為會視鄉之煢獨飢者周之寒者衣之死而裸露者棺之尤君每樂助予而成之也予因問尤君唯亭之人亦有樂為是者乎尤君曰唯亭之人固有醵金為會者獨用以治城隍神廟峻亭臺羅竹石累一二千金不止而里之飢者寒者死而裸露者自若也吾恐神之無樂乎此也予

曰然然特無導之者耳其或導之移彼而之此不亦善乎居數年唯亭人有以施棺事來告者行之已三年矣其局曰樂善彙其出入之數爲一編曰美成屬予敘之予曰是予之心也予與尤君所有望于唯亭人者而諸君顧已不謀而得之善何如也夫惟此心之善無閒于人人也然未有不知樂之而克有成也樂之者何樂其無閒于人人也成之者何以其無閒于人人者而人人樂之斯成也其蘊于中善也善斯美乎爾其暢于外善也善斯美乎爾坤文言曰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將由一事推之萬事由一鄉推之天下善無窮樂之者無窮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莊生曰美成在久久也者不已之謂也諸君勉之詩曰神

之聽之終和且平吾知神之樂乎此也爲之敘

羅臺山文錄敘

臺山隱矣其迹若雲之去來或從而求之弗得也臺山之隱也獨賷佛經數百卷以行而盡捐其平昔所爲文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其臺山之謂邪知歸子者臺山之友也于臺山之隱有不舍然者于是掇取臺山之文錄而誦之如見臺山焉或言臺山在天台鴈蕩閒或曰否有自南海來者于普陀遇之或曰太湖之濱洞庭之下臺山之所旅也知歸子曰然有之吾讀臺山文其爲湖與海也其爲天台鴈蕩普陀洞庭也無弗有也人求之弗得而知歸子乃私得之因而敘之

好善堂施棺冊敘

婁門附郭諸君設施棺局于涌泉庵顏曰好善堂予嘗至其地門臨綠野竹木交蔭入其室僧設茶爲供壁閒張畫梅上有詩云斷崖無路獨思尋歷盡冰霜見苦心願與梅學同懺悔好收香雪壞觀音越一年司事諸君刻施棺冊屬予敘書詩與之

感應篇彙注敘

六經一感應之書也易詩書禮樂春秋其言天人相與之故禍福成敗所由然其原不外乎一心其幾不越乎敬怠而其效遂判爲吉凶爲生死故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自昔聖人立教之恉兩言以蔽之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而已斯理也微獨往人倫日用之閒亦僊佛二家所不能外也人徒見佛

說無相眞空無一法可得而不知菩薩嚴淨佛土萬行齊修無一法可舍老氏絕聖棄智以淸淨爲宗而求僊果者必以三千功行爲基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善豈直名而已哉卽實之所自成也感應篇者出于趙宋之世其言原本道家其勸懲之恉往往通于儒佛後之學者樂其平易切實從而尊信者甚衆爲之注證者無慮數百家近世注本獨松崖惠氏最爲雅馴而蒙者或弗能曉吾鄉陳生少而孤露念報親恩因集諸文士酌損舊本集爲一書事取其覈理取其顯雜引三教之文一歸于勸善而止惡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陳生之志乎篇中多言鬼神或疑與儒之說異不知六經之言鬼神者章章矣非虛而設之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非

所謂吉凶之神乎。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非所謂在人頭上錄人辠過者乎。惟命不于常。非所謂奪紀奪算者乎。然而聖人懼人之惑也。盡其在我而它無容心焉。故曰某之禱久矣。此則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說也。讀是書者。誠反求諸心而致力焉。于以進求六經之文。以窺自昔聖人立教之恉。其不有一以貫之者乎。

二十二史感應錄敘

春秋者。史家之祖也。春秋紀災異。所以著天人感應之故。甚明。左氏因而傳之。凡國之廢興。人之生死。事之成敗。必先原其善惡得失之所由。而究其所終極。如立竿睹影。持鏡取形。無豪髮之爽。其人也。其天也。其皆一心之自為感應也。自周

以降二千年間史家記載事變日出不可殫窮而有不變者存焉由不變者觀之則天人感應之故可得而詳矣然感應之故有可知有不可知善者祥惡者殃此其可知者也善者不必祥惡者不必殃此其不可知者也夫使天之與人判然其相格也冥然其不相關也是則古來感應之故類不足憑乃其可知者固已章章矣即其可知者而推之天之與人誠若是其相關而未始相格也必無有明于此而闇于彼者也必無有通于此而窒于彼者也然而善者不必祥必其善有未至也不然彼其祥有不可見者矣惡者不必殃必其惡有未孰也不然彼其殃有不可見者矣夫不可見則不可知矣然而未始不可知吾于其可知者知之其可知者其不變者

也太上感應篇出于道藏其書導人以修身立命之學其恉足與春秋左氏相發後之注者多雜引稗官小說不足徵信于世兄子希涑閱二十二史取其事應之顯著者彙而錄之分爲二卷將刊板以行使人知天人感應之故不以古今而異其豪髮其于君子修身立命之學當有助焉易大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君子之爲善也未始謂爲善也有去惡而已矣去惡卽善也善之所由以積也小人之爲惡也未始謂爲惡也有自以爲善而已矣自以爲善卽惡也惡之所由以積也是故君子日虛小人日滿虛者集祥滿者集殃其天也其人也其皆一心之自爲感應而已矣而何不可知之有讀是書者誠能反躬自鑑淺去其惡勉

進于善日積而不已求自盡于其心焉吾知天必有以應之矣

同日止非

二求居集卷五終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敘三

體仁錄敘

儒言求生之書變物物之與人其體各殊而其性之所從出固未始或異不能異其所從出則其體亦本無或殊其謂爲有殊者特情見所區非知本之論也誠知本則視吾之生與視物之生一也好吾之生與好物之生一也且不獨好其生而已又將實用其愛之之情其視物之疾痛必亡誠不異其在身欲拔去之而後快又安有傷其體絕其命以恣吾之口腹者哉是所謂仁也性之德也夫至傷其體絕其命豈惟不

變之而已且若有所甚毒焉豈惟不好其生而已又將以殺爲快焉今命儒曰好殺不愛物而毒物儒者不受也然而既已傷其體絕其命矣究其根由亦無如此口腹何也烏呼其亦不仁甚哉予少時讀儒書懵不知省往往戲殺蠅蟁蚤蝨之屬既長始知悔恨然不能斷殺魚蝦蟹蛤日登俎動藉口遠庖廚之說以自解至其宛轉沸騰于刀砧鼎鑊間若弗聞知也年十九奉　母夫人諱案禮經斷肉者二年餘年二十五始持不殺戒惟食市上肉得懷中蝨輒放之終以儒自解不肎斷肉食又四年忽自省曰儒者恆言以萬物爲一體一體云者謂其不二本也戕物以自肥是猶劊四體以飫口其痛一也不知痛者是一體而二之也是風痺失心者也且假

手于它人而殺之我不居殺之之名不親殺之之勞而坐享其殺之之實是律所謂造意指使者也親加刃其頸者罪有甚焉自是遂斷肉食夫子之斷肉非有怵于佛氏人羊報復之說也凡以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心之所安知生可好而已知物當愛而已知生可好則殺之設有所不忍知物當愛則毒之溲有所不安去所忍即所安其于體仁之學庶有當乎而惜乎世之以儒自怙者不之察也近世雲棲蓮池大師大闡戒殺放生之論其後趙先生凡夫周先生安士遞有著述懇惻詳到其言出入儒佛要不離乎體仁之指茲擇其言尤切者錄為一編終以傳心壇日記天人合一之理從可識矣孟子曰仁人心也世有不仁而不失其心者乎有失其心

而可以爲人者乎一念竦然斷除宿業達有生之本廓同體之悲則是錄所云直先得吾心之所同然耳其有苟冒儒名而不旣其實哉

尊聞居士集敘

羅子臺山沒之明年其友彭生掇取遺文攟前之所錄爲尊聞居士集凡八卷敘之曰孔氏旣沒學統岐道術裂二千餘年承學之士遞相祖述專門名家于是有訓詁之學有辭章之學又進之爲道德仁義之學就其善者莫不原本六經之恉以孔氏爲宗要其淺深純駁高下之別則斷不能以強同也論語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夫文者禮之外心也禮者文之內心也微顯交融本同一貫然而博約之閒內外本

末之敘則不可以不審辨故曰文莫吾猶人也又曰子欲無言學者誠能廓見聞之町反視聽之原得一以貞樞紐造化然則明而爲日月流而爲江湖怒而爲雷霆蕃而爲艸木莫非文也即莫非禮也其皆一心之自爲發育也而果可以外求乎哉並吾世而攻訓詁辭章者往往有之其能究極于道德仁義之歸者抑鮮矣羅子臺山昭明睿之姿嘐嘐然負進取之志研精覃思眞積力久豁然自得發而爲文彌綸天人昭晰空有沛然而莫禦葢百數十年閒攻文章談道術者未有或先之者也而或以臺山之文出入乎儒釋汎濫乎莊郇兼綜乎訓詁辭章疑有畀于道夫是則臺山之博也其外心之暬與乃其所以約之者非猶夫人之所能測矣其于博約

之閒內外本末之敘辨之者審矣而又何疑焉

羅子遺集後敘

于易文王周公孔子之所述于書禹臯夔箕子之所陳于詩周公尹吉甫所稱道其于天人之故性命之精言之至明且晢及孔子之徒傳之于是有大學中庸論語之作而其指益顯然而端木氏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果何謂哉戰國時孟氏續子思之緒作七篇傳孔氏莊生之辯切于天郇氏之說詳于禮其于聖人之教或離焉或合焉而異同之論起矣佛之教入中國最晚其為道推本還原窮幽極悚語其至則言思斷擬議絕殆端木氏所謂不可得聞者後之儒者誕其道辟而闢之亦不能盡絀其說也韓退之作

原道拒佛甚嚴然頗降心大顛取其能識道理外形骸李習之作復性書以無思爲至周子闡圖說以無極爲本朱子推而衍之而象山陸子疑之爲禪朱子亦復以禪詆陸子陸子之徒爲慈湖楊氏闡陸子之風而興者爲陽明王氏一以無意爲心宗一以無善無惡爲心體其于達摩氏西來之恉同耶否耶夫自韓李以降曁于楊王諸君子其生平自任莫不欲扶皇極敘彝倫正人心席邪說顧其所造益微往往欲自異于西來之恉而不得而此諸君子者卽不得自異于西來之恉至其所以扶皇極敘彝倫正人心席邪說卒亦未嘗少弛其自任之實然則佛之說其終不可絀邪其爲道眞端木氏所謂不可得聞者邪且夫佛之異于儒者迹爾迹也者敎

之所由立而非教之所從出也若乃教之所從出尚不可言同異安從生吾友羅子臺山昭明粹之資志高而行篤其學原本乎六經出入乎思孟莊鄒馳騁乎韓李由儒入佛沈潛乎天台永明之書久之而悟其所從出者因之旁推交通四達而不悖其著于言者在儒而儒在佛而佛初未嘗見其同且異也且夫扶皇極敘彝倫正人心席邪說亦臺山志之所存也顧其著于言者若此儻亦有欲自異而不得者邪其學與其志固有適相成而不相繆者邪後之學者誠盡心于端木氏所謂不可得聞者一旦豁然而無疑則亦可無疑于臺山之言矣

喻節之高者必兼備竹柏柏以言其有心也竹以言其有筠也極天下重遠之圖艱難困苦之遇唯有心者能以身任之以堅久持之其既也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斯有筠之象著焉知有心矣勉自內制而不知所以化之其失也矜此苦節之凶也能爲柏而不能爲竹者也知有筠矣急自外暴而不知所以守之其失也蕩此不節之嗟也能爲竹而不能爲柏者也兼二者而有之乃可語于安節之亨也吾于袁母韓氏見之韓氏年十九歸袁君森如年二十五而寡撫孤廷檮讀書娶婦坐臥一小樓垂十五年年四十值初度之辰子婦奉觴爲壽韓氏愀然曰嗟夫吾事畢矣將從夫于地下矣何壽爲閱兩月遂以疾終夫死生之際人所視爲至變

者而韓氏顧適然處之卒能赴所期以竟厥志卽凡天下之變豈尚有足干其慮者哉若是者以有心守之以無心化之其視十五年閒猶旦莫也安莫安于此矣卒之有子以昌其後有婦以亢其家无成代終利有攸往不旣亨矣乎韓氏旣沒廷檮追念罔極繪竹柏樓居圖屬予爲敘韓氏之節予旣爲詩以紀之因又思其所以安且亨者予所居乃適肖焉夏推竹柏之德以題其卷豈獨爲韓氏誦之卽吾黨禔躬涉世之方亦亢滌念乎此也

震川文錄敘

予讀震川歸先生文愛其稱心而言汪洋澹泊獨滌于性情之際以爲古之作者當如是也夫文之爲道微矣顧自南宋

以來知言之士取足以達意而止即達亦未始非聖人之訓然而主文譎諫風人之指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古樂之遺也是則達之爲言殆未足以盡文之變也先生生明中葉以降皇極不張封疆多故累朝休養富庶之效日耗蠹先生有隱于衷其于國家治亂之幾人才消息之故以及賦役水利海防諸大政孰復于中而形于言多鑿鑿切利病而其言或不敢以盡即盡矣而不傷于激蓋風人之指在焉至其俯仰身世反觀默省時復超然遠覽欿然而不自足故其音悲澀而淡長此先生之所存有未可一二爲流俗人道者矣予早歲得廣昌黃君靜山所評先生集往往善發其中意蘊錄爲一帙往復不猒頃有同學友索觀之因復取先生集周

覽一通續有增刪共得若干首以之頡頏歐曾諸大家庶幾無愧先生教項氏文以爲文章天地之元氣原其要一以自得爲本夫學期于自得而已矣自得之道抑不獨在文章而先生弟以文章爲言其自知之審也其終不能無歉然者邪

汪子文錄敘

予年二十餘始有志于學其端實自汪子大紳發之予之志于學也初學于程朱汪子則與予言程朱汪子之言程朱也非猶夫人之言程朱也繼學于陸王汪子則與予言陸王汪子之言陸王也非猶夫人之言陸王也已而予學于佛學于淨土汪子則又與予言佛言淨土恭予之學日以變而汪子之言日以新而汪子一若無與于其間者善哉汪子之妙于

言也異哉汪子之切于予也予之于汪子之言也一以爲拗
獲一以爲固然其不合者則希矣持以示人人莫測其所謂
獨羅子臺山見而識之曰是無師智之所流也汪子既樂與
予言及見臺山而大樂遂樂與臺山言又樂與予言臺山其
言臺山也不獨贊歎而已詆訶笑謔無弗有也其于予也亦
然時或與臺山言予詆訶笑謔無弗有也汪子之文經臺山
手定者予槪錄藏之久之成帙已而爲汪子取去閱三年乃
復以畀予于時臺山已下世塵掌故迹執卷慨然盍自是罕
有知汪子之文者矣往者臺山自南海還入洞庭山予慮其
往而不返也因取臺山文錄而敘之及是汪子亦將入洞庭
尋臺山與時讀經處汪子非往而不返者其于洞庭鄉傳焉

而已雖然汪子壯歲負經世志喜道陳同甫之爲人其深識遠慮具見于所爲三錄中頃屢困于鄉舉髮禿貌頹然老矣

方今

王路蕩平庶職就理雖有不羈才如同甫輩吾猶將招之青山白社間彷徨乎無何有之鄉以盡此生也汪子其能無意乎汪子嘗評予文曰醲鬱成蜜予則評汪子文曰嘘氣成雲噫自鼇山而外世尚有知汪子如予者耶予其入山也援敘鼇山之例敘之是予之切于汪子也汪子其有以報予矣

汪子文錄後敘

前敘作于昭陽單閼之歲汪子見之頗喜得汪子平生志切于用世故前敘以偕隱招之及自洞庭歸而疾作閉關謝閏

絕意科舉，無復曩時意氣，閱數年而遂以逝也。頃復從其家搜取遺文，悉意決擇，擿前所未登者十之四三焉，蓋汪子之本末具是矣。念予夙昔交游合志同方者，推許子家三、羅子臺山及汪子三人而已，至是先後逝矣，獨其文在耳。辭雖二子之文予既刻行于世，乃今以汪子終之，亦區區之忱所不能自已于三子者也。然古之人所以死而不亾者，果安在哉？三子其自知之矣，予無庸贅言矣。

汪子詩錄敘

汪子之文，予嘗錄而敘之矣，又并錄其詩若干首。及是汪子逝矣，遂重搜其全稟，增前所錄加三分之二焉。予讀其詩，作而歎曰：噫！此首楞嚴所謂情少想多，輕舉非遠者也。何謂爲

情調其毗于人也何謂為想謂其近于天也予以是觀古詩人之詩若陶淵明李太白王摩詰蘇子瞻皆想多情少者也其皆薄日月而攀清都者乎汪子之詩時出入于四子亦兼有它家之勝至其本色流露則一以寒山為宗夫寒山非詩人也且又超乎天人之際汪子之學寒山固不僅以其詩而已然而汪子非能絕意詩人者以故學寒山而不盡乎寒山也世之偁汪子詩者非以其能為寒山也寒山之詩同時王秀才已竊譏之今之為王秀才者豈少哉人能識寒山之詩而不能譏陶李王蘇之詩予之錄汪子詩不以寒山盡汪子者亦以陶李王蘇固皆不遠乎寒山者也

汪子制義敘

我

朝諸生中以經義名家者推百川方先生方先生抗心希古不屑屑于流俗閒發而爲文其思潰以長其音悲以渺其志士之心聲與吾友汪子大紳亦老諸生也少爲文從方先生入已而得法于荆川印心于復所其文直湊單微縱横變化而不離其宗亦百餘年來所僅見者矣方先生精力萃于經義而汪子則著書甚具遠揆易老近闚孟郇下逮諸先儒學術異同之指旁及孫吳商韓家言一一啟其關鑰抉其奧藏復以其餘力發爲詩古文詞而經義之卓立又如此噫何其多文也雖然汪子則既悔之矣嘗有詩云消沈文字海萬古涕淋浪其亦以是爲吾黨戒邪絕利一原用師十倍三反晝

夜用師百倍汪子益有志焉而惜乎其行之未逮也汪子久困場屋晚而始貢太學其窮與方先生等至其抗心希古不屑屑于流俗則亦方先生之匹儔也然吾黨乎昔相與之誠方欲策汪子嘐嘐之志以進于中行而大昌絕學于茲世寧獨在區區文字間邪而今已矣既刪定其遺書復選其經義八十餘首付吾門張生觀瀾校而刊之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觀其文而志可知矣世之讀汪子文者亦師其志而可哉

彭氏義田緣起敘

我彭氏自江西來衍族于蘇州積十餘世矣門閥之興自微而著然大都拙于治生惟東樓府君以居積致富其它稍饒者要不過中人之產至于今合一姓之田計之不下五千畝

自始遷以來未有盛于茲者也總我族之成丁者不過百餘人以古者圭田之數準之人授五十畝取諸五千畝而亦足矣然而多寡之不均也貧富之不相謀也一木之枝榮瘁分焉一川之流盈虛異焉亦事勢人情之無如何者也古之善收族者有同居者有同財者吾力不能效之矣若夫損有餘補不足如范氏義田之制可勉而幾也且盛必有衰吾不及今之盛而圖之旣其衰也庸有冀乎現已聚千金之會其它有田者量力厚薄捐金以助之爲族人謀亦自爲子孫謀也

贈顧童子敘

乾隆四十二年夏四月予自京師還家閽人呈書一封言郭檢討葭川書啟封書中言顧童子事童子吳縣人年九歲遣

母疾且殆藥不效童子窘從鄰家賃薙髮刀歸止戶外爇火煑湯握刀割肱肉置鐺中方沸母呼湯急遂傾鐺中以進母歠之盡而童子袖間血漉漉出母驚問故以實告鄰家聞者爭來覩為裹創母病起童子創亦合于是吳人嘖嘖偁顧孝子上海曹御史鳴書為之記居無何童子以家貧隸樂部為伶人逐隊至安慶按察使王君聞其割肱事召見童子出金八十兩贖之名以孩艮字以九齡館之內署令從師讀書迎其母而養之居三年王君遷布政使以絓誤去童子惘然無所依遂奉母歸郭檢討者童子受學師也其書屬予謀所以處童子者而予無以應也居半年得朱學士石君書問童子近狀且以童子見屬如郭檢討書而予又無以應也頃之予

遣人諭童子童子來見云昨謁巡撫楊公楊公以前在安慶時故相識因令入平江書院從學于掌教平先生瑤海先生爲言之太守李君與其同官四人醵金二百五十兩以其息膳母朝夕復屬縣尊爲買屋以居賴諸公力吾母得免飢寒憂矣予聞之而憙遂具書以復于石君已而晤平先生平先生言童子質固良且有志趣肎讀書予益爲言以贈之予方內愧無以應諸公之屬其何以贈童子雖然童子勉之矣人偁童子曰孝子請與童子言孝之實夫能致一日之孝于其親不若致畢生之孝于其親也能致畢生之孝于其親又不若致無窮之孝于其親也欲致無窮之孝于其親是非遂乎孝之所由生不可得而致也童子試反而求焉歟而識焉當

割肱時誰爲能割誰爲所割是身如木石如虛空是母是子無二無分別誰爲能孝誰爲所孝如是諦觀境旣不留情亦不住豁爾無依性體獨露一日如是畢生如是盡未來際亦復如是是謂純孝童子而不求盡乎孝之實則已誠欲求盡乎孝之實其可不致力于此乎試以予言質之諸公謀所以處童子者殆未有加于此者也

洞庭蔣氏宗譜敘

予嘗與亾友羅臺山度太湖入包山上縹緲峯踞石公蹴龍渚宿飛僊山房其時主予者爲蔣君久章久章修長者行好僊佛家言予旣還家而臺山樂石公之勝安禪度夏已而徙包山寺至歲晚乃行久章晨夕顧視俾無羈旅憂予因是識

有意其爲人也居數年久章過予舍欲以新輯宗譜委予校勘予方專意淨業未之許也閱一年予遭　先大夫喪既葬屏居僧舍久章兩度書來且以譜示予曰書已成矣子其敘之予觀其卷端蓋斷自遷山之祖始在宋南渡初其前荒遠者缺焉蓋其愼也夫唯愼故能信未有不愼不信而可施于世者也施于世且不可而可施于其祖宗哉予未獲覽斯譜之全卽此推之亦足以知其槩矣惜乎臺山已往不能爲久章敘斯譜而予言又不足以重斯譜也既辭之不得遂書此與之

題二林居文鈔

莊氏甥逃祖索予舊所爲文適有族弟紹炎善鈔寫俾錄十

分之四聯爲一帙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夫子之易其言也久矣獨能無恥乎予方自悔其言而不能拒甥之請是滋之悔也甥庶其恥予之恥而毋唯言之尚則其進乎古也不難矣雖然與人之誦謀國者采焉濯纓之歌謀道者聽焉言者適然聞者充然則予之所引以自悔者安知不有益于甥也姑書以問之

秋士先生遺集敘

秋士先生遺文凡六卷既校定敘曰烏呼先生之慕古勤矣讀古人之詞而心通其意其于倫類之地纏緜慘怛一往而深而蕭宋之懷亦隨感輒發故其爲言渺然造微肫然而莫解雜諸唐人之書肖者什五爲進而諧漢晉之閒肖者什三

四焉又進求諸三古之世肖者什一二焉其肖也非范金埴土之能也亦自然而已爾自然云者得之于性情之際如其本以出之而已爾如其本以出之而適肖乎古此以知先生非今之人也烏呼先生之調則孤矣語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其不爲伯牙之輟弦嵇康之顧景乎悠悠無窮有知先生者姑敘以俟之

蒙泉制義敘

予同年友萊州韓公復一意程朱之學中有所得往往發之制義其言溫以醇其指近而遠蓋自數十年來名程朱者未有能言如公復者也公復嘗敘闇懷庭文以制義之體爲極卑予不謂然制義亦古文注疏之變格苟其中有實得藉以

闡聖賢之心聲洩天人之祕藏其高于策論詩賦遠矣若乃剽竊涂飾桴其中而襮其外則雖仿六經四子而成文亦終爲侮聖人之言而已予持是說告諸學者落落然莫予應也獨張生觀瀾聞而善之從予講切者十有餘年予嘗道以明道象山陽明梁谿之學生輒心開意解因以求伊川晦庵之說亦往往融通無礙其發而爲文雖之有明正德嘉靖諸先輩中殆無以辨也頃手鈔所作寄正于公復公復嘉與甚至謂能爲于舉世不爲之時信可謂豪傑之士夫豪傑未易言也吾不知生之所以爲文者其遂能默而成之時出而不匱邪抑亦聰明所及億而後中者邪由前之說吾將以古聖賢人不傳之緒望生一肩儋去充然沛然不至于達天而不已

由後之說吾懼生之以言自畫也夫以言自畫者是對塔而說相輪者也一出焉一入焉亦長爲涂巷之人而止耳豪傑云乎哉生其存吾說而深省焉且以告于公復必求如公復之所許而後可也

罍畦文稾敘

朱子發奇累試春官僦發湖北試爲令以親老不行乞改教官得桃原教諭不三年復乞歸不出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而發奇乃獨異是其存諸已者固非夫人所能測耶孔門諸子多從政才而曾點漆雕開其功業類無聞于世獨以一言之善爲夫子心許百世下聞其風者渺然有蒹葭秋水之慕而況生同其世者乎吾以是惜發奇之不遇夫子也發

奇既歸家屬子閉關僧舍不時見見則必以所爲文稾促子敘子斷棄筆墨久矣方欲招一二素心人如劉仲思宗少文輩爲蓮社之游而落落然莫予應也發奇不屑以五斗米折腰其迹似陶公硜硜然服儒服道儒言其視晨鐘夕唄當亦有攢眉而去者而顧欲使予效皇甫之敘三都予言豈足以重發奇耶發奇昔在紫陽書院以文見知于　先尚書公其文如晴雲之麗空如流泉之出峽殆非終老山林者斯稾之出固當不脛而走然不足以盡發奇予故裒其出處之槩庶幾其追孔門諸子而從之發奇不棄予言行且讀陶公榮木之詩而憤然作也

先尚書公故舊門生手帖目錄敘

沈尚書公爲秀才時所與交有沈先生稿玉朱先生恭季徐先生龍友隨先生學起皆嘗以詩文相質證者也既成進士入翰林同年中最契者有張先生天扉錢先生胄伊莊先生青石或同直禁林或連姻邸第詩篇酬唱尺素往來與日俱積矣其諸先輩如張文敏錢文端劉文正趙都蔡出入與偕均茵接席亦時以翰墨通殷勤者也晚而侍養里門退休林下時則有李先生客山陳先生和叔沈先生立方蘭初皆與公爲布衣交庶所謂無獻子之家者于其言可攷而知也至公衡才中外所得士半天下其以道義文章商搉淡至者則有廣昌黃靜山瑞金羅臺山二人而外其能挺樹名節發揚文藻者亦所在多有而翰儔闕如抑或記室代書不足錄可

錄者獨釁元調宋仲良一二帖而已頃度夏小園偶發故篋披檢諸公遺墨恨頗有散佚取其存者稍加淘汰彙為兩冊其靜山手書前已裝別本今并入下冊至徐陸兩先生別有城南集字詩劉文正別有扇頭書不入冊然余獨有味乎黃羅兩君之論古文也烏呼古文之道其原流深長矣安得起兩君而與之究盡其意哉

節孝祠志敘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豈不然哉古稱婦德處其常不過曰無非無儀無父母詒罹而已而以名節著聞者往往處不幸之遭極難堪之境覩古仁人志士所以自靖于子臣之地其惻怛誠摯甘苦如飴極之捐軀絕脰而不變其天

不欺其志則固未嘗有少異也然前史所書奇節苦行類多出自士大夫其在巾幗閭閻湮沒而無傳者亦衆矣至府州縣志所書列女事詞頗略面目從同不足以激發人志氣乾隆五十一年王丈山喬倡修長洲元和節孝祠既成閱諸節婦遺聞佚事其卓絕之操多有士大夫所不易及者商之潘君念熙屬汪子大紳披討舊章益以新製勒爲節孝祠志並載建祠緣起而以

皇朝詔令首之蓋

國家風厲之權尤在閨門之化凡所爲建坊褒宅施諸節婦者視孝子悌弟率什百有加焉豈不以處常易處變難彼爲婦人一與之齊至死而不易所守然則食人之祿而不事其

事一旦臨小利害輒徬皇失志者視此可以知愧矣斯志之作雖聞見所及不出一隅然其推國家所以坊民正俗之意俾各自反其天自盡其職雖達之天下可也奚分畛域哉志之成也王丈先已卽世令子揚孫責任校讎之役旣自書其顛末復以敘屬予予因推王丈之情以復于揚孫

近取堂公產錄敘

予聞近取堂其規制大約與東林同善會等亦閒有殊焉者彼則事止于方內此則兼通乎方外也彼則詮篤于同倫此則旁該乎異類也傳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後先推暨之分固自有權焉然自仁者視之則罔非一體也于一體

之中拯其厄遂其生其容漠視乎又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之用著于六經鬼神之說詳于竺典必生之故輪回之理六經之所不能盡者竺典得而盡之炳天命翊王章其有功于萬世一也然則安其徒習其文廣其教亦惡之不容已者也日月之照無閒于疏逖雨露之滋不遺于枯槀以無緣之慈攝同體之悲其斯爲仁者之量乎而子求之能也願矢之盡未來際而已矣

亦同日　出非

二林居集卷六　終